



▲广西民族报刊登署名“阿康”的诗歌。
(作者供图)

癸卯立春日一大早，打开手机微信，见文友华荣兄发来一条信息：早上好，在微信朋友圈读到你的诗《记住》（外一首），写得真好。什么时候又想上《广西民族报》啦？我回话：谢谢！但我还未闻到墨香哩。

说的是今年2月3日，我在《广西民族报》邕莱副刊发表的两首诗。其实，我与《广西民族报》的情缘，犹如窗外的一棵树，每一片树叶都摇曳在我的记忆里。

记得1993年，立春节气里的一个星期天，我散步在离工作单位不远的街道上，走到一个报刊亭，浏览报刊，目光在一叠《广西民族报》上停住了。这是一份四开四版的周报，第一次见，觉得很新鲜，拿起来翻到

春天里的一缕墨香

□ 韦武康(壮族)

第四版，看到《壮族歌圩的古与今》《一抹壮乡情》《踏歌追梦壮乡人》等诗歌、散文作品，图文并茂，排版也很有特色。这时，我就很认真地看起来。“叔叔，买吗？”报刊亭卖报的女孩对我喊了一声，我似乎醒了过来，说：“买吧。”

回到家里，已经是中午12点了。我未想到吃午饭，就先把这期《广西民族报》捧在手里，翻到第四版副刊，继续认真地看了起来。这时，有几篇关于壮族风情、民族记忆、山歌风采的诗歌、散文一下子撩拨了我的神经，让我浮想联翩。

南宁市武鸣区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，是广西壮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，壮民族文化源远流长，现行的壮文是以武鸣方言为标准音，被誉为“中国壮乡”，每年在武鸣举办的中国壮乡·武鸣“三月三”歌圩活动已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。因此，我对副刊的题材十分熟悉，觉得踏破铁鞋，又找到心中文学的一块芳草地了，为此心中暗暗自喜。

今年春天，万物苏醒，我感觉每一片天空、每一抹心情都格外明媚。翻开日历，农历三月三还未到，我仿佛就听到“悠悠骆越古韵，浓浓壮乡风情”的脚步了。我的情感不时在壮乡歌海、木棉花开、枫叶走向、花伞浮动、五色糯米饭香的场景上跳跃。在窗口洒进暖春阳光的一个清晨，一首三月风情的诗歌就在我的床头上诞生了，便起身在信笺上，认真工整地抄写，以笔名“阿康”塞进信封，贴上八分钱的邮票投稿给了《广西民族报》。

这次投稿，好像去拜访心中崇拜已久但

从未谋面的一位老师，心想，门是敲了，老师是否开门，是否愿意见我呀？稿件是否会泥牛入海呢？

投稿不久后三月里的一天，下午刚走进办公室，同行的小黄抬头见到我就说：“韦叔，报刊室有你的一封信，是广西民族报社的。”

听说是广西民族报，我眼睛一亮，好像听到一位从未谋面、十分尊敬的老师正在呼唤，于是我赶紧跑下楼，快步冲到报刊室，迫不及待打开信封，匆匆翻到第四版，闻到很特别的墨香，这时，版面中间左侧的一首《走不出三月的歌》的新诗，映入眼帘：“日子/早早地逼走冷意/站成塘边的桃花粉枝/伸向三月/歌声/沿着村后的枫叶走向/渐渐初三/村头的歌/在村尾滚烫/村尾的歌/被村头珍藏/披着春阳的老翁/经不住水灵灵的诱惑/跌入一圈‘噫噢呢嘿’中/青春第二回/哦，壮家的人儿/你可以走出黑土布/却永远走不出/三月的歌”正是我的诗歌，我有点激动，似乎一行一行很认真地朗读，内心惊喜不已。

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无论我到哪里，身上都带着有我诗歌的那张副刊，随时与文友、朋友交流、欣赏，同喜同乐之中，感觉阳光多么灿烂美好。

当然，这只是漫漫文学道路上采到的一粒果子而已，但这种“甜”让我受到深深的鼓舞。此后，就有《壮话》《这个春天》《三月的歌》等诗歌，或以真名或以笔名阿康、涂幽的形式，在《广西民族报》副刊上发表。特别是在一首《壮话》的诗里：“壮话/在黑土布木薯粥诠释过的土地/疯长/与铜鼓

的回音/抛绣球的声响/同起同落/年复一年/依然/古典又年青/在遥远的他乡/壮话与壮话碰撞/没落一把/浓浓乡情”，很多朋友读后，认为真情、实在，很有意思。为了纪念和保存，我把发表的诗歌一一裁剪下来，贴在自己文学作品发表剪影里，保留至今。

可以说，《广西民族报》给我文学的阳光是独特且温暖的，给了我文学创作更多的信心和激情。2002年7月15日，我成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后，文学创作劲头更足，作品也渐渐成熟，先后有作品在《民族文学》《诗选刊》《广西文学》《红豆》等文学刊物发表，出版了《壮乡情》《阳光真好》《在一棵树里》《一些简单的树叶和鸟鸣》等四部诗集，并于2020年8月成功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

诚然，不管身在何方，我都会记住路上一些简单的树叶和鸟鸣，记住历程中的《广西民族报》。2012年秋天，我写了首《有一种声音》的诗歌，发表在2012年11月23日的汉文版《广西民族报》副刊上。也是那年秋天，在壮族文化氛围里，我想到壮族山歌传承与发展的的问题，写了篇题为《武鸣壮族山歌传承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》的文章，投过去不久，就在当年12月12日的《广西民族报》壮文版第7版发表了。

时光飞逝，今年立春的一天下午，接到电话，说我快递到了，我说先放到门卫室吧，后来我下楼走到门卫室，见到来自南宁市青秀区桂春路16号寄来的信封，是刊登我诗歌的《广西民族报》，轻轻打开，我又闻到一缕淡淡的墨香，它久久飘动在我心灵文学春天的扉页上。

谁年轻时没有犯错过的时候呢

□ 苏 龙

早读差不多下课了，学生甄岛旦还没有来。他睁大眼睛往教室后面一扫，牙齿咬得嘎嘎响，蹦出一句话：“甄岛旦这硬臭脾气！”他嗓音尖声大，一个学生听了嚷：“老师，昨天您不是叫他今天不要来了吗？”他脸一红，不耐烦地挥挥满是刀疤的右手：“去去去，我那是说气话，再说了，他昨天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。”昨天甄岛旦接隔壁班的男生，那男生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这事惊动了校长，因甄岛旦屡次犯错，校长已经责令政教处拿出开除甄岛旦的处理意见。

说实话，他内心里烦透了这个学生，这甄同学就如其名：真捣蛋。经常迟到早退不说，还把同学课本里的人物插图涂上小胡子，把毛毛虫放进女同学的书包，学生吐槽，家长投诉，科任老师头疼。身价千万的甄父甄母更是动武动粗，可甄岛旦才收敛一阵，不久“涛声依旧”，重复同样的错。他算是彻底服了，甄父甄母也苦不堪言。

但他还是说服了校长暂缓开除甄岛旦，拍胸脯保证说他的学生不会再犯类似错误。他及时把事情通报了甄父，还在班上狠狠教育了甄岛旦，本想今早再找甄岛旦好好谈心，尝试“挽救”一番，没想到甄岛旦却没有来。

走到教室走廊，他拨通了甄父电话：“您好，甄岛旦没有来上课，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哦，老师，我现在在厂里了。”

“那您叫他妈妈催他？”

“他妈妈也在厂里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昨晚我们狠狠教育了他一顿，也许他赌气，这会儿还赖在床上呢。”

“也不全是他的错，隔壁班的男生欺负咱们班的女生，他才出手的。对了，你们还是快点回去叫他上学吧。”

“不必了，老师，我们昨晚商量好了，既然他惹祸了，干脆让他退

学，到厂里来帮忙。”

“别别别。”

“以前您不是希望他转学吗？”

“那是气话。谁年轻时没有犯错的时候呢？只不过这孩子犯错过头了，正因为这样，我们要一起矫正他，防止以后走弯路。”

“这小子已经够麻烦您班主任老师了，不想再给您添乱了。再说这小子已经准备高中毕业，可以当大人用了。”

“可你们要这样做，将来他会责怪你们的。”

甄父那边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回去催他上学吧。”

当天甄岛旦依然没有来学校，作为班主任老师的他也消失了大半天。当晚，班里同学说有人看到甄父和医护人员用担架把甄岛旦抬下楼梯，额头还有血迹，鼻子戴着氧气罩，120救护车在楼下呼呼叫。“邻里街坊都说头晚甄家大人又吼又打，下手实在太重了。”

多年后，他退休了，闲不住，牵头实施了“夕阳红关注关爱农村青少年成长”志愿项目。正当他为其中一个项目筹集经费发愁时，一张数万元的汇款单飘然而至，汇款单留言写道：班主任老师教育之恩和救命之恩，终身难忘。无以回报师恩，唯有回报社会。落款：学生甄岛旦。

救命之恩？见有同事疑惑，他慢慢道来。原来，当年他联系上并催促甄父赶回家中叫甄岛旦来学校，甄父在卧室发现孩子摔下床来，全身抽搐，眼神涣散，闻到了一氧化碳味道，才想起早上煮了早餐忘记关煤气了，急忙一面开窗通风，一面跑到门外打120电话。

说完，他欣慰笑了，抚摸满是刀疤的右手，心中感慨：当年读书时，如果不是他的班主任老师及时教育矫正，可能他早已成了社会混混，步入歧途。他感激班主任老师，班主任老师却说：谁年轻时没有犯错的时候呢？



菜园花香

□ 张永红(侗族)

说是菜园，其实也就是自家房屋楼顶那么一方小小的天地。

刚建新房时，还未完全封顶，母亲便提前规划，把顶层四十多平方米的空间，用水泥砌成四个小方块，再从老家运来泥土，全家人花了两天，才把它全部运到楼顶，一格一格填满平整，做成一个像模像样的菜园。

菜园左角，是一个水池，平时雨水汇聚在里面，干旱时节，母亲就用一个塑料水瓢，细心浇灌菜园里的农作物。菜园的右角，是一个木栅栏鸡舍，装着母亲从街上买来的鸡苗，菜园用的肥料，也便可以就地取材。菜园的前后角，曾分别种过百香果、葡萄、柑橘和石榴，但没长多高，母亲就把它们移栽到老家的房前屋后。母亲说，就那么一点地盘，只适合做菜园。

根据不同季节，母亲会在菜园里轮番种上辣椒、西红柿、黄瓜、豆角、大蒜、青菜或者茼蒿，都是短期作物，一年四季土地都不空闲。泥土肥沃，气候适宜，加上母亲精心的打理，一茬丰收刚过，往往才几天时间，菜园里就又显出满目生机。母亲常常在菜园捡石子、施土粪、扯杂草，顺便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虫子附在菜叶上，不时侧耳倾听作物拔节生长的声音，那么专注，那么认真，那么仔细和挑剔。

青菜开花了，瓜类开花了，蝴蝶和蜜蜂都是少不了要来做客的，它们在花丛中徜徉飞舞，无拘无束，母亲面带

微笑，看着它们来了又走，去了又回，满眼的欢喜和怜爱。

通常，母亲会带上孙儿孙女，掐几把青菜，几根葱蒜，或者摘几颗辣椒，几个西红柿，然后就着旁边的水池洗净，装进盆里拿下楼，直接就可以放进锅里了。自己种的菜，纯绿色，无公害，颜色特别鲜，味道尤其好，一餐下来，心里总会涌上无限的甜蜜和温馨。

闲时，一家人也常常围坐在菜园四周，话邻里长短，听母亲讲述三十多年前在老家种菜卖菜的艰辛经历，嗟叹岁月的无情流逝，小小的菜园，充满着幸福和美好。

今年的立春，没有感到往常的寒冷，仿佛整个春天，都提前汇聚到我们家的菜园。萝卜和豌豆提前开花结荚，百花苦菜更是挂满黑色闪亮的果实，就连那些看上去令人讨厌、恐惧的毛毛虫，也纷纷钻出土壤，布满土坎。我们嚷嚷着：最好再来一场大雪，把它们全部冻死，虫害就少了！

母亲笑着说：每个生命，都不容易，都应该学会适应，学会生存。其实菜园里，除了人人欲打的毛毛虫，也有那些可爱的小蝴蝶，如果天气变冷，它们自己会提前钻到土里或岩洞里，躲风避雪。最寒冷的时候都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？

小小的菜园，不仅装饰和见证了一个个春夏秋冬，也承载着我们家庭无限的欢乐和梦想！